



錶

班台萊耶夫作

勃魯諾·孚克繪

魯迅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錶

班台萊耶夫作

勃魯諾·孚克繪

魯迅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Л. Пантелеев
Часы

據 Maria Einstein 的德文譯本轉譯，一九三〇年柏林出版

總 48 魯 12 25 開 115 定價頁

錶

班 台 萊 耶 夫 作
勃 魯 諾 · 孚 克 繪
魯 迅 譯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生活書店初版

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5 號)

三聯 · 中華 · 商務 · 開明 · 聯友聯合組發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

京重印 1—5000

定價 4,800 元

譯者的話

錢的作者班台萊耶夫 (L. Panteleev), 我不知道他的事迹。所看見的記載, 也不過說他原是流浪兒, 後來受了教育, 成為出色的作者, 且是世界聞名的作者了。他的作品, 德國譯出的有三種: 一為“Schkid” (俄語“陀斯妥也夫斯基學校”的略語), 亦名流浪兒共和國, 是和畢理克 (G. Bjelych) 合撰的, 有五百餘頁之多; 一為凱普那烏黎的復讎, 我沒有見過; 一就是這一篇中篇童話, 錢。

現在所據的即是愛因斯坦 (Maria Einstein) 女士的德譯本, 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。卷末原有兩頁編輯者的後記, 但因為不過是對德國孩子們說的話, 在到了年紀的中國讀者, 是統統知道了的, 而這譯本的讀者, 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, 所以就不再譯在後面了。

當翻譯的時候, 給了我極大的幫助的, 是日本模本楠郎的日譯

本：金時計。前年十二月，由東京樂浪書院印行。在那本書上，並沒有說明他所據的是否原文；但看藤森成吉的話（見文學評論創刊號），則似乎也就是德譯本的重譯。這對於我是更加有利的：可以免得自己多費心機，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。但兩本也間有不同之處，這裡是全照了德譯本的。

金時計上有一篇譯者的序言，雖然說的是針對着日本，但也很可以供中國讀者參考的。譯牠在這裡：

“人說，點心和兒童書之多，有如日本的國度，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。然而，多的是蘇人的壞點心和小本子，至于富有滋養，給人益處的，卻實在少得很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一說起好點心，就想到西洋的點心，一說起好書，就想到外國的童話了。

“然而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國的童話，幾乎都是舊作品，如將褪的虹霓，如穿舊的衣服，大抵既沒有新的美，也沒有新的樂趣的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大抵是長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兒童時代所看過的書，甚至于還是連父母也還沒有生下來，七八十年前所作的，非常之舊的作品。

“雖是舊作品，看了就沒有益：又有味，那當然也不能說的。但是，實實在在的留心讀起來，舊的作品中，就只有古時候的‘有益’，古時候的‘有味’。這只要把先前的童謠和現在的童謠比較一下看，也就明白了。總之，舊的作品中，雖有古時候的感覺，感情，情緒和生活，而像現代的新的孩子那樣，以新的眼

睛和新的耳朵，來觀察動物、植物和人類的世界者，卻是沒有的。

“所以我想，爲了新的孩子們，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，使他向着變化不停的新世界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。

“由這意思，這一本書想必爲許多人所喜歡。因爲這樣的內容簇新，非常有趣，而且很有名聲的作品，是還沒有紹介一本到日本來的。然而，這原是外國的作品，所以縱使怎樣出色，也總只顯着外國的特色。我希望讀者像遊歷異國一樣，一面鑒賞着這特色，一面懷着涵養廣博的智識，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，來讀這一本書。我想，你們的見聞就會更廣，更深，精神也因此磨鍊出來了。”

還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，不關什麼緊要，不譯牠了。

譯成中文時，自然也想到中國。十來年前，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。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，而且也沒有人追蹤，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。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，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，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；甚而至于“仙人下棋”，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；還有龍文鞭影裏的故事的白話譯。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，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，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，那麼，那“有益”和“有味”之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在開譯以前，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。第一，是要將這樣的

嶄新的童話，介紹一點進中國來，以供孩子們的父母、師長，以及教育家、童話作家來參考；第二，想不用什麼難字，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。但是，一開譯，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，孩子的話，我知道得太少，不夠達出原文的意思來，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。現在只剩了半個野心了，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麼樣。

還有，雖然不過是童話，譯下去卻常有很難下筆的地方。例如譯作“不夠格的”，原文是 defekt，是“不完全”，“有缺點”的意思。日譯本將牠略去了。現在倘若譯作“不良”，語氣未免太重，所以只得這麼的充一下，然而仍然覺得欠切帖。又這裡譯作“堂表兄弟”的是 Olle，譯作“頭兒”的是 Gannove，查了幾種字典，都找不到這兩個字。沒法想就只好頭一個據西班牙語，第二個照日譯本，暫時這麼的敷衍着，深望讀者指教，給我還有改正的大運氣。

插畫二十二小幅，是從德譯本複製下來的。作者孚克（Bruno Fuk），並不是怎樣知名的畫家，但在二三年前，卻常常看見他為新的作品作畫的，大約還是一個青年罷。

魯迅

彼蒂加·華來德做過的事情，都胡塗得很。

他在市場裏到處的走，什麼都想過了。他又懊惱，又傷心。他餓了，然而買點喫的東西的錢卻是一文也沒有。

無論那里都沒有會給他一點什麼的。餓可是越來越厲害。

彼蒂加想偷一件重東西。沒有弄好。倒在脊梁上給人敲了一下子。

他逃走了。

他想偷一個小桶。又倒楣。他得把這桶立起來，拖着走。

一個胖胖的市場女人忽然給他看見了。她站在角落裏賣蛋餅。出色的蛋餅，焦黃，鬆脆，冒着熱氣。他抖抖的瞥過去。他不攔別的，就只拿了一個蛋餅，嗅了一嗅，就塞在袋子裏面了。也不對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。安閒地，冷靜地，回轉身就走。

那女人跟了他來。她拍的打了一下。抓住他的肩頭，叫道：

“你偷東西！還我蛋餅！”



“什麼蛋餅？”彼蒂加問着，

又想走了。

這時可是已經聚集了一些人。有一個捏住了他的喉嚨。別一個從後面用膝蓋給他一碰。他立刻倒在地上了，于是一頓臭打。

不多久，一大羣人拖他去到警察局。

大家把他交給局長了。

“那是這樣的。我們給您送一個小扒手來了。他撈了一個蛋餅。”

局長很忙碌，沒有工夫。他先不和彼蒂加會面，只命令把他關在拘留所裏面。

照辦了，他就在那里坐着。

拘留所裏，彼蒂加坐在一條不乾淨的，舊的長椅上。他動也不動，只對着窗門。窗是用格子攔起來的。格子外面看見天。天很清明，很明淨，而且藍得發亮，像一個水兵的領子。

彼蒂加看定着天空，苦惱的思想在他腦袋裏打旋子。傷心的思

想。

“唉唉！”他想。“人生是多麼糟糕！我簡直又要成為流浪兒的罷？簡直不行了。袋子裏是有一個蛋餅在這里。”

傷心的思想……如果從前天起，就沒有東西喫進肚裏去，人還會快活麼？坐在格子裏面，還會舒服麼？看着天空，還會有趣麼？如果爲了一件大事情，倒也罷了！但只爲了一個蛋餅……呸，見鬼！

彼蒂加完全挫折了。他閉上眼睛，只等着臨頭的運命。

他這麼等着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一聲敲。很響的敲。好像不在房門上，卻在牆壁上，在那隔開別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。

彼蒂加站了起來。他睜開眼睛，側着耳朵聽。

的確的。有誰在用拳頭要打破這板壁。

彼蒂加走近去，從板縫裏一望。他看見了拘留房的牆壁，一條板椅，一個攔着格子的窗戶，地上的煙蒂頭。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全是空的。這敲從那里來的呢，捉摸不到。

“什麼惡鬼在這里敲呢？”他想。“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罷？”

他正在左思右想，卻聽到了一種聲音，是很低，很沙的男人的聲音：

“救救！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爐旁。爐旁邊的牆壁上有一條大裂縫。他從這縫裏看見一個鼻子。鼻子下面動着黑鬍鬚。一個斜視的黑眼珠，悲傷的在張望。

“媽媽子!”那聲音求告着。“心肝!放我出去罷,看老天爺的面子!”

那眼睛在板縫裏爬來爬去,就好像一匹蟑螂。

“這滑稽傢伙是什麼人呢?”彼蒂加想。“發了瘋,還是喝醉了?一定是喝醉了!還聞得到燒酒味兒哩……呸……”

濃烈的酒氣湧進房來了。

“媽媽子!”那醉漢嘮叨着。“媽媽子!”

彼蒂加站在那里,瞧着那醉漢,卻全不高興去說話。別一面是他不要給人開玩笑。現在他無法可想了。他簡短的說:

“你嚷什麼?”

“放我出去,心肝!放我出去,寶貝!”

他突然叫了起來:

“大人老爺!同志先生!請您放我出去罷!我的孩子們在等我呢!”

真是可笑得很。

“傻瓜,”彼蒂加說。“我怎麼能放你出去呢?我也是像你一樣,關在這里的。你瘋了麼?”

他忽然看見那醉漢從板縫裏伸進手來了。在滿生着泡的手裏是一隻錶。一隻金錶。足色的金子。帶着錶鍊。帶着各樣的掛件。

醉漢睜大了他的斜視眼,低聲說道:

“局長同志,請您放我出去罷!我就送給您這個錶。你瞧!是好

東西呀！你可以的！”

那錢也真的在咕咕的走。

合着這調子，彼蒂加的心也跳起來了。

他抓過錢來，一跳就到別一屋角的窗下。因為好運道，呼吸也塞住了，所有的血也都跑到頭上來了。

那醉漢卻在板縫裏伸着臂膊，叫喊道：

“救救！”

他頓着腳，好像給鎗刺着了的大叫起來。

“救救呀！強盜呀！強盜呀！”

彼蒂加發愁了，來回的走着。血又回到腳裏去了。他的指頭絕望的抓着錢鍊，抓着這滿是咕咕咯咯的響的掛件的該死的錢鍊。這里有極小的象，狗兒，馬掌，梨子樣的綠玉。

他终于連掛件一起拉下那鍊子來。他把這東西塞進縫裏去：

“哪，拿去！你掛着就是！”

那醉漢已經連剩餘的一點記憶也失掉了。他全不想到錢，只收回了那錢鍊：

“多謝，多謝！”他喃喃的說。

“我的心肝！”

他從板縫裏伸過手來，來撫



摩彼蒂加，還尖起嘴唇，響了一聲，好像算是和他親吻：

“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又跑到窗下。血又升上來了。思想在頭裏打旋子。

“哈！”他想。“好運道！”

他放開拳頭，看着錢。太陽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，鑲在他手裏發亮。他呵一口氣，金就昏了。他用袖子一擦，就又發亮。彼蒂加也發亮了：

“聰明人是什麼都對的。一切壞事情也有牠的好處。現在我抓了這東西在這裡。這樣的東西，隨便那一個舊貨店都肯給我五十盧布的。什麼？五十？還要多……”

他簡直發昏了。他做起種種的夢來：

“首先我要買一個白麵包。一個頂大的白麵包。還有豬油。豬油是刮在麵包上來喫的，以後就喝可可茶。再買一批香腸。還有香煙，頂上等的貨色。還有衣服：褲子，上衣。再一件柳條紋的小衫……還有長靴。但是我為什麼坐在這裡做夢的？第一着，是逃出去。別的事都容易得很。”

不錯，一切都很好。只有一樣可不好。是他被捉住了。他坐着，好像鼠子落在陷阱裏。窗戶是有格子的，門是鎖住的。運氣捏在他手裏，只可惜走不脫身。

“不要緊，”他自己安慰着。“怎麼都好。只要熬到晚……不會就送命的。晚上，市場一收，他們就放我了。”

彼蒂加的想頭是對的。到晚上，人就要來放他了。這並不是第一回，他已經遇到過好幾回了。但到晚上又多麼長呀！太陽簡直一點也不忙。

他再拿那錶細看了一回，於是塞在破爛的褲的袋子裏。爲要十分的牢穩，就把袋子打了一個結。牆壁後面的叫喊和敲打，一下子都停止了。鎖發着響，彼蒂加回頭去看時，卻站着一個警察，說道：

“喂，出來，你這小浪子！”

了不得！彼蒂加竟有些發愁。他跳起來，提一提褲子，走出屋子去。警察跟着他。

“快走，你這小浪子！見局長去！”

“好的！”——

彼蒂加在局長面前出現了。局長坐在綠色的桌子旁，手裏拿着一點文件。他拿着在玩弄。上衣的釦子已經解開。頸子發着紅，還在冒熱氣。嘴裏啣一枝烟捲，在把青的煙環噴向天花板。

“日安，小扒手，”他說。

“日安！”彼蒂加回答道。

他很恭敬的站着。很馴良。他微笑着，望着局長，好像連一點水也不會攪渾的一樣。局長是噴着他的烟環，看起文件來了：

“唔，你什麼時候生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十一歲了。”

“哦。那麼，你說出來罷，你到我們這裡來做客人，已經是第幾



同了？我看是第七同罷？”

“不的。我想，是第三同。”

“你不撒謊嗎？”

“大約是這樣的。我不大清楚了。您比我還要清楚哩。”

彼蒂加是不高興辯論的。和一位局長去爭論，毫無益處。如果他想來是七同，讓他這麼想就是了。他媽的！

“如果不和他去爭，麻煩也就少……也就放得快了。”

局長把文件放在桌子上，用手在那上面一敲，說道：

“我下這樣的判決，據面查你幼小的年齡和你的窮苦，應即移送少年教養院。你懂得麼？”

彼蒂加呻吟起來了。站不穩了。僵掉了。局長說出來的話，好像有誰用磚頭在他頭上敲了一下似的，使他發了昏。這事情，是他沒有料到的。是沒有豫計的。

但他立刻復了原，仰起頭來，說：

“可以的。我……”

“懂得了麼？”局長問着，還笑了起來，似乎彼蒂加的心情有多麼悲傷，多麼苦痛，他竟完全不覺得。彼蒂加是毫沒有什麼好笑。他倒要放聲哭出來了。

唉唉，彼蒂加，彼蒂加，你是怎麼的一個晦氣人物呵！

但這還不算了結。又來了更壞的事情。彼蒂加糟糕了。

局長叫來了一個警察，並且命令他，把彼蒂加從頭到腳的搜一搜。

“搜他一下，”他說，“他也許藏着兇器或是很值錢的東西的。細細的搜他一下。”

警察走近彼蒂加來。彼蒂加的心停止了，他的腿像是生了熱病似的發着抖。

“從此永遠分手了，我的寶貝！”他想。

但運氣的是那警察竟是一個傻瓜。一個真正的寬兄。他注視着彼蒂加，說道：

“局長同志，一碰着這流氓人，就要叫人惡心的。請您原諒。拜託您……今天剛剛洗過蒸汽浴。穿的是洗得很乾淨的。他身上會搜出什麼來呢？袋子裏一個白蟲，補釘裏一個跳蚤……一定的……”

彼蒂加聚集了他最後的力氣，可憐的微笑著，細起眼睛，望着那兵爺。

這意思就是說：“對呀。對呀。”

他一面想：

“一個很出色的跳蚤。這樣的跳蚤，是誰都喜歡的。”

他悄悄的用一個指頭去觸一下褲子的袋子。有一點東西在那

里動，有一點東西在那里跳，好像一顆活的心臟，或是活的掙着的魚兒，這就是錢。

也許是對警察表了同情，也許是什麼都覺得無聊了，局長點點頭，說道：

“好罷，算了罷。不搜也成。這不關緊要……”

他在紙上寫上些什麼，蓋好印章，便交給了那警察：

“喂，同志，這是判決書。你到惠覃斯基街，把這小浪子交給克拉拉·札德庚少年教養院去。可是你要交付清楚的呀。”

于是他站起來，打一個呵欠，走出房去了。

連對彼蒂加說聲再見也想不到。

警察把公文塞在皮包裹，歎一口氣，拿手鎗掛在肚子邊。又歎一口氣，戴上帽。

“來！……來，流淚兒……走罷！”

彼蒂加提一提褲子，跨開大步便走。

他們倆一徑向着市場走，通過了擁擠的人堆。一切都如往常一樣，騷擾，吵嚷……一大羣人們在那里逛蕩，叫着，笑着，罵着，唱着曲子。什麼地方在奏音樂。鵝在嘎嘎的叫。瘋狂似的買賣。但彼蒂加卻什麼也不聽見。他只有一個想頭：

“跑掉！我得跑掉！”

像一隻狗似的，他在警察前面跑，撞着商人們和別的人，只用眼睛探索着地勢，不住的苦苦的想：